

窗玻璃上的霜花

□冯文超

躺在唐古拉铁路工人的房间里,感觉身子一点点往上飘,缺氧的反应使头又闷又涨。房间里倒不太冷,电暖器嘶嘶响着,再吸上点氧气,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第二天清晨睁眼,见窗玻璃上结出片片洁白的霜花。久违了,这冰清玉洁的玻璃霜花!禁不住高兴地叫了起来,顿时忘记了这高海拔给人带来的不适。

霜花结得不是太多,玻璃的空白处是大海一样的深蓝——那是唐古拉天空深邃的颜色。这样的衬托反而使霜花显得更加独特别致,它们就像是一片片被海水冲激起的海藻,纤毫毕现。在我黑土地的家,冬天也寒冷异常,黎明乍醒时可见到玻璃上的霜花,图案形象奇异缤纷。然而,今天在这披满冰雪的唐古拉山上见到,却是另有一番滋味。

窗外,是草原,起起伏伏,向远处铺展;几条小河冻凝成洁白色;再远处是山峰,线条柔和起伏,上面覆着片片白雪,反射着青蓝色暗影。这里的山不像昆仑那样挺拔峻峭,民间有“昆仑险,唐古拉高”之说。

草地上,一缕蓝白色的炊烟袅袅舞动,飘来一丝温暖的慰藉,那是一家牧民的冬窝子,他们的女儿卓玛也在这铁路工作。那帐篷里很温暖,蓝色火苗的牛粪火,滚烫的酥油奶茶,工友们都享受过。有时,他们也会把工区的一些蔬菜水果送到帐篷里。

雪是这里的常客,它经常闪亮出场,动不动就玉龙飞舞,周天寒彻。一会儿就把枯黄色的草滩抹白,让这天地都变成另一种颜色。这里的雪也很怪,不按常理出牌。一次,风雪袭来,说是把钢轨埋了。工区的工程车出动了,但却被堵在公路上开不动,原因是路上的积雪太多,一堆一堆如山一样。于是大家只有下车,先清理公路上的雪。可是,等赶到铁路上一看,这里的雪却是一片平展展的,看着很均匀,温柔地闪着淡蓝的光,雪中埋着黑黝黝的钢轨。

说唐古拉是冰雪仓库,这话不假,不知它储存了多少吨冰雪。盛夏七月,一场鹅毛大雪说来就来,眼看着深绿的草原瞬间被染白。可过了一阵子,太阳出来,紫外线极强地照射着,雪不见了,草滩又变回了绿色。只有伸过草原的那两条钢轨,水洗过一样湿漉漉的,看上去闪亮、干净。

在这时节,雨雪是交替上场的。正在

养护钢轨的工人们,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突然就受到了雨的袭击,他们赶紧跑到工程车里躲避。不一会儿,天就放晴了,那就拿起工具继续干活吧。谁知,又是一阵暴雨,让人哭笑不得。

好在工人们也摸清了唐古拉的脾气,也能和它自在相处了。

这一阵子,工区盖起了三层小楼,用上了地暖,屋里一片温暖。早晨看窗户,干干净净,映着唐古拉深蓝的天空。霜花早没影了,想欣赏也没有了,可是突然而来的冰雪,还在肆虐,你还得和冰雪继续搏斗。

大风天,一场场暴雪埋了铁路,来往列车被堵,这种情况一年总有那么几次。清理积雪,不光是力气活儿,还考验着人的意志。

有一次,凌晨时分,大家睡得正香,调度打来电话,说雪埋了铁路,可一辆列车就要通过这里,因此必须马上清理。大家钻出温暖的被窝,拿起工具就出门。开门一看,大雪埋到了膝盖那么高!

院里停着的工程车,雪中显得臃肿了许多,更奇妙的是车窗上也结了厚厚的霜花,千姿百态。但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,得赶紧上路。一个小伙子眼疾手快,用手机把那些霜花拍了下来。我看着他手机中的照片,各种各样的玻璃霜花,琳琅满目。小伙子告诉我,很多都是在宿舍照的,有时还跑到其他工友房间去照。多美的霜花啊!像树又像花。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。唐古拉没有树,这里也养不活花,但霜花满足了他的想象。工友们跟他打趣道,下次大家把你抬起来,摆到没暖气的房里冻一晚,让你把这玻璃霜花看个够!

天渐渐地亮了,暴风雪停止了,四周一片洁白。一辆列车缓缓开来,顺畅地通过冰天雪地的唐古拉。车上旅客惊奇地发现,铁路边那高高的雪堆旁,站着一排拿着铁锹的人,他们的眉毛、睫毛、胡须上都结着白色霜花。他们的脸黑黝紫红,那是长时间被强烈的紫外线和雪光所灼伤的印痕。站立着的他们,又像是一座座雕像,让人想到唐古拉山上那标志着最高海拔高度的石碑。

有旅客不想放弃这动人的瞬间,于是从车厢里举起手机拍照。手指轻轻一按,这结着霜花的群像就此定格——那是任何霜花都比不上的美丽绽放。

书摊、书店、图书城

□李丹崖

一个人,邂逅一本书,一般在三个场所:书摊、书店、图书城。

书摊小小,一张油布(或许油布也没有),几十本卷了边的小人书或不知道哪个年代出版的小众书籍,甚至是电影画报、农业科普……都可能在书摊上出现。

书店琳琅,尤其是有些年头的书店,一般是堆山满案的,甚至是一种书、多个版本,家族式地出现在你眼前,充分满足淘书一族的需求。很多人喜欢去老书店,带着一杯奶茶,一泡就是一个下午,抱着一大堆喜欢的书出来,或者只是看,仅此而已。但我们这样想,现如今,能够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泡书店的人,也不多了。

图书城阔如汪洋,那里的书一般也都锃光发亮,如穿着入时的绅士。因为空间的开阔性,图书城的书,通常还会摆出各种造型,以矩阵的方式的展现你面前,让人叹为观止。图书城,好比超级市场,各种图书,只要

你能报上书名或作者姓名来,都能从系统中查到,单从检索工具上来看,更智能,更便捷。

但是,不知怎的,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,我更喜欢在书摊前伫立,对某一本书卷了角、缺了边的孤本书籍爱不释手。旧书买回来,会做个详细的清理,如给流浪猫洗个澡,然后当家猫来养。我可能也会在书店待上一会儿,但不会一下午,还是喜欢静静在书房看书,另外,书店待久了,就觉得书店老板的眼神可能会怪怪的。去图书城,我一般是直奔目的,看了书目,拿着就走的,那里,肯定不是阅读的地方,就像你走进超市,会在货架前拆开一包饼干来吃吗?即便售货员不过问,那感觉也不舒适。

中国古人认为,书,即是“福”,所以古人喜购书、藏书、读书,搬家亦先照顾好书。今人读书,手捧书卷,更多追求的是“舒”,阅读的舒适感和安逸感,是书带给阅读者的另一种环境要求。

大家V微语

角色

□王俊良

●戏里的角色,一言九鼎的大人物,往往只是剧情发展的一个棋子;而说话低声下气,办事儿干练稳健的小人物,恰为剧中主角。

●在台上,大人物的作用,就是百般设置“困难”,让小人物不断去“克服”,推动剧情发展。大人物几无台词,有些大人物角色,能把惊堂木拍在桌上吼一声“退堂”,即可胜任。

●小人物则不然,往台上一站,扮相行腔,须有板有眼,非台柱不可。

●到了台下,待大家都卸去脸上油彩,台上的“大人物”,往往给台上“小人物”端茶倒水。生活中的角色,大都与戏里相反。

文史杂谈

顾左右而言他

□程泽

西晋臣子满奋,也就是曹魏名将满宠的孙子,他虽然身长八尺,却怕冷又怕热。夏天,“辄膏汗流溢”,汗流浹背;冬天呢,又畏风,裹得严严实实方肯出门。晋武帝司马炎初登帝位,自然也少不了对曾经的高门望族多有仗仗,对满氏家族也不例外。得知满奋怕风畏寒的毛病,也不见外,有意无意想要打趣他一番。

君臣二人在宫中议事,司马炎却安排满奋临窗而坐。满奋发现窗口空空荡荡,没有任何遮挡物,仿佛秋风穿窗而入,直往怀里钻。他浑身不自在。谁知司马炎见此情形,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窗边已摆了精美的琉璃屏风,是密不透风的。这下,满奋尴尬起来了,如何脱困,巧化僵局呢?于是他开始顾左右而言他:您听说过“吴牛见月而喘”吗?南方的水牛怕热,白日在日头下热得发喘,夜里看到月亮,误以为是太阳,也忍不住喘起来。

满奋没有直接辩护,反说八竿子打不着的南方水牛,巧妙地寻个台阶下了。比起正向迎刃,顾左右而言他的侧面解围,也不失为一种智慧。

顾左右而言他,常常被认为是故意跑题,拿不相干的话搪塞。其实,如果话不投机,顾左右而言他未尝不是曲线救场。

明明话不到一处,却又不得不应付面对面的寒暄,不说也不好,冷了场也难为情,那就顾左右而言他吧。各说各话,彼此也就懂了,也就长话短说了。

有时,顾左右而言他别有一番曲径通幽的妙处。

悼念亡妻,元稹不夸她貌美德贤,却说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顾左右而言他,可不比直白的夸赞更动人嘛。

长安城内一片月光,寒冷的秋夜,在家的妻子格外思念远征在外的丈夫,担心着边城寒风彻骨难挨。这份牵肠挂肚,李白是怎么写的呢——“万户捣衣声”!你听,千家万户,老妻少妇,为了赶制冬衣,把布帛铺在砧板上,用木棒捶敲,以求柔软,一下,一下,捣得仔仔细细……不说思念,思念已如潮!

《诗经》里,情窦初开的少年邂逅一见倾心的姑娘,爱要怎么出口呢?既然羞于启齿,那就顾左右而言他吧,“关关雉鸣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你看洲头的那两只水鸟,相互交鸣,温柔恬静的姑娘该是多么美好的伴侣啊!不着一字,却字字爱慕不已。

又如李峤写风,“解落三秋叶,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,入竹万竿斜”,每一句都看似“文不对题”,可妙也就妙在这份“顾左右而言他”,不见风,又处处是风啊。

可见,顾左右而言他,竟还有一种百转千回的浪漫呢。

城市笔记

如此“孝顺”

□张志松

同事住院动手术后的第二天,我提着水果去看望。紧挨同事的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,神情郁郁寡欢,那样子好像得了不治之症。其实,他做的只是小手术,根本没伤到筋骨。照顾老人起居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,应该是老人的儿子吧,果不其然,还真让我猜对了。

只见男子俯下身来,几乎凑到老人的耳边小声地说:“爸,你吃苹果吗?我现在帮你削。”老人听了微微地摇了摇头,眼皮耷拉着说:“谢谢,我不想吃苹果。”儿子说:“那你想吃什么,我现在帮你买。”老人迟疑了一会儿说:“我想吃八宝粥。”儿子听了,就从床下纸箱里拿出一罐八宝粥,说:“爸,八宝粥凉了,我把它热一下。”病房里没有加热的灶具,他上哪儿去热?只见儿子把八宝粥放在怀里用衣服裹紧,原来他是打算用体温捂热八宝粥。那一刻,我心头一热,感慨这份孝心。

这时老人要上厕所,因为腿脚不便,儿子取出放在床下的痰盂,然后扶着老人慢慢地直起身来下床方便。老人方便完,儿子再小心翼翼地扶着老人上床,帮老人盖好被子,端着痰盂到卫生间清洗。从卫生间回来,我笑着跟他打招呼,可他像是没看见似的,拿着床下的热水壶跑了出去,很快帮老人打来了热水。不仅替老人擦了脸,而且还擦得很仔细认真。擦完后,他又仔细地帮老人擦了擦手。

看到这一幕,我不感慨地对同事说:“你看,人家的儿子多孝顺呀。”同事听了,苦笑着摇了摇头。见我不解,他小声地说:“其实,这个儿子不是老人的儿子,他亲生的儿子还在外地公司做大老板呢,没时间回来,就花钱雇了人照顾父亲,就是眼前这个小伙子。每天报酬300元,你说他能不‘孝顺’吗?”我听了,转身再看看老人,只见老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后,还是一脸的郁郁寡欢。

